

在日常烟火里，寻回散落的生命力

肖静

这半年，我总觉得像一块用久了的橡皮，柔软是柔软，却失了弹性，也模糊了边缘。每日生活的节奏严丝合缝：屏幕的冷光，键盘的嗒嗒声，公交上无表情的拥挤，餐桌上味同嚼蜡的外卖。活着，仿佛只是重复一些必要的生理反应，与墙角那盆许久未浇水的绿萝，共享一种静默的、向下的萎顿。生命力？它像一个童年记忆里的词汇，鲜艳，却已褪色。

转机来得毫无征兆。是一个同样疲乏的周日傍晚，我瘫在沙发上，目光无意识地游移。忽然，就落在了西窗上。那时，夕阳正进行它最后的挥霍，将整片天空泼洒成一场盛大的、金红的火海。云彩是烧熔的琉璃，边缘滚着灼目的亮线。光是活的，在玻璃上流淌，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、颤动着的暖色斑块，一直漫到我的脚尖。一种近乎疼痛的锐利的美，劈开了我迟钝的感官。我怔怔地看，直到那辉煌一寸寸熄灭，天空变成温柔的蟹壳青。屋子里暗下来，但我的心里，却像被那余烬悄悄烫了一下，留下一个温热的、亮着的点。

就是从那个傍晚起，我开始寻找，或者

说，我开始看见。

起初是笨拙的。我听说晨跑能唤醒身体，便强迫自己早起。第一日，脚步沉重如坠铅，肺叶嘶吼着抗议。然而，当我拐进河边的步道，一切忽然变得不同。空气是清冽的，带着河水与泥土的腥甜。草叶上托着露水，每一颗都抱着一枚微缩的、颤动的太阳。鸟鸣不是背景音乐，而是有质地的，像银亮的珠子，清脆地砸在静谧的河面上。最震撼我的，是奔跑中自己的身体——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撞着，血液在耳中轰轰作响，汗水从前额滚落，带来一种奇异的洁净感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这具被我忽略甚至埋怨的躯体，内部原来蕴藏着如此澎湃而节律的潮汐。它不仅是一个载体，它本身，就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我把窗台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，移到了有阳光的茶几上。它曾那么卑微，叶子蔫黄，藤蔓无力地垂着，像一缕被遗忘的思绪。剪去枯叶，日日浇水，并不期待什么。直到一周后的清晨，我竟在某一节的腋窝处，发现了一个米粒大的、嫩生生的芽点。

那一点新绿，怯怯的，却又无比坚决，像从绝望的灰烬里，举出的一面小小的、宣示存在的旗。我的心，被这细微的生机，狠狠撞了一下。原来，生命力如此谦卑，又如此倔强。它不要求一场惊天动地的复苏，它所要的，不过是一缕光，一点水，和一丝未被完全放弃的念想。这卑微的、静默的生长，竟比我过许多喧嚣的成就，更让我感到踏实。

我不再只依赖外部的刺激。我开始学着在自身内部，寻找那幽微的光源。夜晚，我关掉所有的灯，只燃一盏小小的蜡烛，看火苗如何欣然起舞，如何将它温润的、橘色的光，轻轻敷在书页上，敷在茶杯的边缘，敷在我摊开的掌心。我不做别的，只是看，只是呼吸。思绪的尘埃渐渐落定，心底那潭被搅浑的水，也慢慢澄澈起来。我听见挂钟的秒针在走，不疾不徐，笃定地划着时间的圆周。我感受自己的心跳，平稳，而有力。在这片主动寻来的、温柔的黑暗与寂静里，我触到了“存在”本身那沉静的脉动。生命力，或许不在狂喜的巅峰，而就在这平缓的、自知自觉的呼吸之间。

如今，我依然要面对屏幕，挤公交，应付生活的琐碎与无奈。不同的是，我心里多了几盏小小的灯。它们或许微弱：是晨跑时掠过耳畔的一缕风，是绿萝新抽的一片油亮的叶子，是烛光里一刻完整的安宁，甚至只是等红灯时，抬头看见一朵云正缓缓踱过天际的闲情。我不再企图抓住一股所谓宏大的、永恒的生命力。我学会的，是在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里驻足，让自己被它轻轻照亮，像一片承接晨露的草叶。

我终于明白，提升生命力，原来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城略地，而是一次次温柔的内寻与外应。是唤醒感官，去接住世界慷慨赠予的光、色、声、味；是低下头，向一株草、一滴水学习生长的耐心与尊严；更是转过身，在自身心灵的暗室中，擦亮第一根火柴，然后守护那簇最初的火苗。

那火苗不用照亮整个黑夜。它只需让你看清，自己原来一直都站在光里。生命力从未远离，它只是在你不再向外苛求，转而向内看顾的那一刻，便从你自身的泥土里，静静地探出头来。

那年四十

徐建平

那年，我刚满四十，本以为会在工作近二十年的单位安稳地干到退休，却没料到命运的齿轮陡然一转——单位改制，被一家私企收购。那时候，多少人与我一样，内心有着惶恐与不安。原来一直在集体单位上班的人，心里感觉不是滋味。私企老总对我们这些老职工也不友善，外面聘请的师傅工资比我们高了几倍，我们就像再婚过去的拖油瓶，一点也不受欢迎和重视。

心中的郁闷如野草般疯长，我萌生了停薪留职的想法，想立马辞职离开，另寻生路。但是，一旦辞职，原单位的工龄就没有了。单位改制时，已经与私企达成协议，我们必须一起跟过去，因为我们是属于技工类的群体，是持证的压力容器焊工。我决定去找老厂长，能否停薪留职一年，等正式买断工龄后，再潇洒地离开这个让我满心失望的地方。主意打定，我径直去找老厂长，老厂长在原单位德高望重，或许能理解我的处境，给我指条明路。可是老厂长却冰冷地拒绝了我，他说：“要么你现在辞职，不过以前的工龄可就一笔勾销了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的肺都要气炸了，说：“你不是人啊，我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，怎么你说工龄就没有就没有。”

我死死地盯着他，双手紧握成拳，指甲都深深嵌入了掌心，心中涌起一股冲动，恨不得上前扇他两个耳光，质问他怎么能如此绝情。但理智告诉我，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。为了这将近二十年的工龄，我只好做人家的童养媳般忍气吞声地又干了一年。

我想我一年以后肯定要离开这里的。自己年龄也不小了，假如到外面去应聘焊接管理人员，不会操作电脑不行的。于是去报名参加电脑培训。

第一次上课时，老师对我们说：“学电脑首先要学会打字。”这看似简单的要求，对我来说却充满了挑战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与电焊钳为伴，手指早已变得粗糙而笨拙，打字时总是力不从心。而且，家里连一台电脑都没有，练习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。二十年的电焊工做下来，手指都不灵活了。

大姐的大女儿家里有一台电脑。当老师的外甥女知道我在学电脑，便说：“舅舅，你到我家里来练好了。”

一开始，我想学五笔输入法，可记性不好了，学拼音打字却好多字不知道怎么拼，只有查《新华字典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学习，终于通过了全国计算机一级技术等级的考试。

2003年2月，一切切断工龄的手续终于办下来了。

站在单位门口，我久久伫立，望着那熟悉的厂房、办公楼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里，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，有青春的梦想，有奋斗的汗水，也有无数个日夜的坚守。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，那些曾经为了项目全力以赴的日子，都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。有过欢笑，有过泪水，有过成功的喜悦，也有过失败的落寞。如今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我将踏上新的征程，而前方的路，充满了未知与挑战。

回到家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？继续应聘电焊工，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，倒不如凭着自已丰富的经验和技能，去打拼出一番事业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，本以为她会有所顾虑，但妻子的回答却让我倍感温暖和鼓舞。她微笑着说：“你去吧，我支持你。你技术这么好，人又踏实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！”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信任和期待，那一刻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眼眶也微微湿润了。

我就这样踏上了出门打拼的路。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望去，天井里的柿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树影长长，仿佛在向我挥手，像是与我告别，又像是在向我召唤。

那年四十，回望人生，才终于悟透一点：人到中年，万事并不休。人生还有很漫长的路可走，亦有很多的可能。

那年四十，让我懂得了一点，谁都可能遭遇困境与人生的低谷，重要的是，你得走出来……

一拍即合

俱新超

冬阳杲杲，像揉碎的暖玉漫洒人间，清润又绵软；又像谁递来的温酒，让人骤然又倦怠。这时候，我极愿在长椅上铺条毛绒毯子，平平展展地躺上面，任阳光照射拍打，不愿挪动半步。

午时，枯枝落叶被镀上一层柔光，懒懒地晃着影子，我和我妈几乎会在同一时间说，今个中午吃啥？略停几秒，我将头歪过，瞅着她，几乎又在同一时刻，异口同声说：“要不就包饺子吧。”我们家向来对肉不感兴趣，加之祖母久病卧床，脾胃运化功能极差，在和我妈商量包什么馅料的时候，几乎又在同一时刻，我俩又撞声而出：“韭菜鸡蛋馅吧！”叠音落进氤氲热气里，我俩抬眼笑了，这无须商榷的同步，是烟火日常里最默契的默契。

每年入冬熬辣椒酱时，我会守在我妈跟前当“监工”。她在铁锅中倒入油后，丢入蒜末、姜片和八角爆香。我拿好黄豆酱，油面微微泛起小泡时倒入，母亲迅速翻炒，酱香扑鼻而来。这时，我妈轻声道：“火候小点，酱味才能熬出来！”待锅里酱料浓稠，红油浮起时，母亲捧起盐罐，准备淋盐。我急慌慌地说：“妈，少放些盐，后面还能再加呢。”我妈笑盈盈的：“知道啦，你和我妈想到一块去了。”

我和我妈“一拍即合”。

今年刚结婚后不久，就是我妈的生日。我和妻子在商场给老妈挑选生日礼物，妻子与我商定要给老妈一个惊喜，所以礼物当符合老妈的气质。我俩不由得跑到首饰柜台前想给老妈挑选一个手链，我一眼便选中了那串银制珍珠手链。银链纤细如月光织就，泛着清润的冷白，我最看重手链的细节部分，衔接处磨得光滑且细腻，肌肤微凉，缀在其上的珍珠个个圆润饱满，抬手轻晃，像点点星辰从天而坠，颇为灵动。

我将手链送她并替她戴上，我妈兴奋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不喜欢这串手链呀？是莉莉给妈买的吧？”我和妻子相视而笑：“因为我们心有灵犀呗。”后来，我妹发来微信说：“妈前几天在手机上看到的手链和你给她买的一模一样！”随后，她又发来几张淘宝的浏览记录截图，赫然就是她送给她的那串手链。

我难掩欢喜，告诉妹妹：“那当然，我俩‘一拍即合’那是有‘历史’的。”小学四年级时，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本日记本，可薄可厚。校门口有几家卖书的店面，同时兼顾着卖些零食和学习用品。我拽着我妈的手冲进店里，看着货架上摆着花花绿绿、大小不同、厚度不一的本子着实犯了难。我像只灵动的小鱼，在众人中穿来穿去，最后眼睛锁定了封皮上带有“银杏叶”的日记本。我刚想踮着脚去拿，便听见我妈的声音：“这本怎么样，素素的，皮面的还不容易脏，还厚实。”我将我妈的手往下拉，雀跃地说：“我也找的是这本，里面每一页还都有一片浅色的银杏叶呢，多好看！”店主笑容晏晏：“到底是母子俩，心有灵犀，一拍即合。”

我妹偏不信我说的话，我让她去我书房的箱子找那本日记本，约莫十几分钟后，她拍了一张日记本的照片发给我。如今，这本“朴素”的日记本尘封已久，“素净”全无，它的边边角角都是我翻过的印痕。我妹翻了翻，惊讶地说：“你可真厉害，这个本子上的角角落落都被你写满了呀。全是你写的日记。”我莞尔，谁能想象到，就是这样的日记本，陪伴了我整整十年。我依稀记得我曾说过：“你哪天能把这本日记本写满，你离作家就近了。”时光流转，我虽没有成为被自己认可的作家，但我仍会在纸上种庄稼，一年又一年。

《小雅·何人斯》写：“伯氏吹埙，仲氏吹篪。”二人吹奏埙、吹篪，两人默契相投，两种乐器音相融和。这个时候，音乐遇上音乐，目光遇上目光，心灵遇上心灵，幸福，其实早已无需多言。



●起飞

熊军武 摄

70后的童年回忆

梁征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回溯到那个特殊的年代，70后的童年时光宛如一幅色彩斑斓却又质朴纯真的画卷，徐徐在眼前展开。那是一个充满无限趣味与温暖记忆的时代，简单之中蕴含着无尽的快乐，朴实之下又有着别样的多彩。

夏日，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热烈乐章。在这炎炎暑气中，5分钱一个的冰棍，那是孩子们心中的“清凉宝藏”。小小的冰棍被包裹在一层薄薄的纸里，当撕开包装的那一刻，丝丝凉意便扑面而来，咬上一口，甜蜜的味道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。玻璃瓶装的果味汽水，也是消暑的佳品。透明的玻璃瓶里，汽水冒着细密的小气泡，轻轻晃动，气泡便欢快地跳跃着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喝上一口，酸甜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。还有那甜甜的西瓜，一刀切下去，鲜红的瓜瓤沙沙作响，汁水四溢，咬上一块，清甜的味道瞬间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这些，无疑是70后孩子们的解暑神器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
那时候，没有如今高科技的玩具，我们的世界却依然充满了乐趣。我们的玩具，都透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气息。玩“pia ji”，那小小的圆片，在我们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用力一甩，它便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然后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跳皮筋，女孩子最为擅长，她们轻盈地在皮筋间穿梭，嘴里还念叨着各种有趣的口诀，那灵动的身影，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弹玻璃球，男孩子们的最爱，他们趴在地上，全神

贯注地瞄准目标，手指轻轻一弹，玻璃球便朝着期望的方向滚去。搭积木、捏橡皮泥，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创造出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跳绳，大家齐心协力，绳子在空中快速飞舞，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。玩滑梯，从滑梯顶端滑下，风在耳边呼啸而过，那种刺激的感觉至今历历在目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有许多自创的游戏，生活中的任何东西，都能成为我们手中的玩具，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玩法。

放学后，学校门外总是热闹非凡。那里有摆地摊的小贩，他们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新奇的小玩意儿。其中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莫过于明星照片和不粘胶贴画了。同学们围在摊位前，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纷纷挑选着自己心仪的贴画。有的贴画上是英俊潇洒的男明星，有的是美丽动人的女明星，每一个画面都承载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买了贴画后，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贴在书本上、本子上，让这些小小的贴画陪伴我们度过枯燥的学习时光。

说起文具，中华牌铅笔可是很多70后文具盒里的必备品。那黑色的笔杆，上面印着金色的“中华”二字，显得格外醒目。用它写字，笔画流畅，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印有卡通人物的白色橡皮，也是经典的存在。它不仅外观可爱，而且擦得干净，那浓郁的甜香，仿佛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气味标签。还有一些

同学，已经开始拥有高级多功能文具盒了。这种文具盒一般是双层的，上面有很多按钮，每个按钮都有着不同的功能。轻轻一按，就能弹出小巧精致的镜子，再按一下，削笔刀就“嗖”地弹了出来，真的是十分有趣。

看电影，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。学校偶尔会发电影票，大家拿着票，兴高采烈地走进电影院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大银幕上的画面闪烁着，我们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，感受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。

那时候，电视机还是带天线的。信号不好的时候，就需要靠手动来调节电视机上的天线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电视，手扶着天线，画面就会变得清晰起来，可一撒手，屏幕上就又是一片雪花。大家都想看电视，谁也不肯松手，于是有人出主意在天线上挂块肉，虽然这个方法不一定真的管用，但这笑话却给那段时光增添了许多欢乐。尽管电视机只能收几个频道，但我们每个频道都看得津津有味。晚上写完作业，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精彩的电视剧，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这些童年的回忆，虽然没有如今的繁华与复杂，却充满了快乐与温暖。它们是我们70后一代人的专属记忆，永远值得我们去回味和珍藏。

